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二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釋道部三

道上

華長心長德管子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此爲身也

掃除不潔管子虛其欲神將入舍｜｜｜｜神乃留處

養生管子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

｜｜節欲管子｜｜｜之道萬物不害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管子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節適之齋彼將自至

不和不生管子

丨丨丨丨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萬物之母**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丨丨丨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老子是以聖人之治丨其丨丨其丨丨其丨丨其丨常使民無知無欲**象帝之先**老子吾不知誰之子丨丨丨丨**橐籥**老子天地之間其猶丨丨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守中**老子多言數窮不如丨丨**谷神**老子丨丨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根**見上**不自生故能長生**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丨丨丨丨丨丨**載營魄抱一**老子丨丨丨丨丨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能嬰兒**見上**天門開闔**老子丨丨丨丨能為雌注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夷希微**老子視之不見曰丨聽之不聞曰丨搏之不得曰丨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致虛極守靜篤老子｜｜｜｜｜｜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歸根復命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見素抱朴老子｜｜｜｜少私寡欲

未孩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

食母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

恍忽窈冥老子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兮｜兮其中有物｜兮｜兮其中有精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道法自然老子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善閉老子｜｜無關揵而不可開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不如門户有關揵可得開

安平太老子往而不害｜｜｜注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

無名之樸老子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下士大笑 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道｜｜｜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知子守母 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其｜復｜其｜沒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 老子｜｜｜｜｜｜終身不勤閉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骨弱筋柔而握固 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長生久視 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之道注國身同也母道也

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

三氣 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

三三六六 子華子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

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丨丨丨丨

坎離獨斡乎中氣子華子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

風輪水樞子華子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丨丨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樓三陽之正氣於丨丨其專精之名曰太一

神之舍子華子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丨丨丨也

太初中氣子華子元者丨丨之丨丨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

精氣以三成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具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爲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丨丨丨丨丨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

大庭惝怳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渾淪鴻濛 子華子丨丨丨丨道之所以為宗也

空洞 子華子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丨丨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

三元 見上

太一天一帝一 子華子萬物元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丨丨天得之之謂之丨丨帝得之謂之丨丨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 列子有丨丨丨有丨丨丨有丨丨丨有丨丨丨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無為之職 列子有生者有

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丨丨丨丨也

列姑射神人　列子丨丨丨之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丨丨丨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仙聖爲臣　見上

乘風而歸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丨丨丨丨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　見上

潛

行不空蹈火不熱列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純氣之守見上其天守全其神無郤列子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物奚自入焉揮斥八極列子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神氣不變處石入火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奚道而｜｜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無

得傳聞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游金石蹈水火 上見

瑤池西王母 列子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冬起雷夏造冰 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飛

學幻 上見

仙 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聖之種飛相往來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一日一夕｜｜｜｜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

六萬歲一交五山始峙見上

乘雲氣御飛龍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而游乎四海之外

肌膚冰雪見上

泠然善

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陶鑄堯舜 莊子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道樞 莊子彼是莫得其偶謂之｜｜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環中 見上

葆光 莊子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

眞宰 莊子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眞君 莊子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存焉

騎日月 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參萬歲而一成純 莊子衆人役役聖人愚芚｜｜｜｜｜｜｜｜｜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天倪 莊子何謂和之以｜｜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寥天一 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注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

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 莊子瞻彼闋者｜｜｜｜｜｜｜｜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鬼神來舍 見上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莊子若然者登高不慄｜｜｜｜｜｜｜｜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息深深 見上

息踵 見上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莊子｜｜｜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西王母坐乎少廣 莊子｜｜｜｜得之｜｜｜｜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登天遊霧 莊子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𩐋萬物 莊子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刻雕衆形 見上

廣成子千二百歲 莊子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抱神以靜見上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見上守一處和見上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見上

解心釋神莊子|||||莫然無魂

上僊莊子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明白入素無爲復朴莊子夫||||||||||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莊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采眞之遊 莊子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丨丨丨丨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莊子吹呴呼吸丨丨丨丨丨丨丨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道引 見上

守神 莊子純素之道惟神是丨守而勿失與丨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以恬養知以知養恬 莊子古之治道者丨丨丨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丨丨丨丨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矣

棄事遺生 莊子丨丨則形不勞丨丨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鞭後 莊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遊於物之初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吾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莊子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以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內揵外揵 莊子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

衛生之經 莊子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兒子見上

嗌不嗄手不挽目不瞚見上

發天光莊子宇泰定者丨乎丨丨

天均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丨丨

鬼入天成莊子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丨丨七年而丨丨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毋易天生毋散天樸鶡冠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若則清動之則濁

神不淫於外韓非子上德不德言其丨丨丨丨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

外景內景荀子故濁明丨丨丨清明丨丨丨丨

禁重呂氏春秋黃帝言曰聲丨丨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精氣之集必有入呂氏春秋丨丨丨丨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也丨丨丨也集

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朗

嗇其大寶 呂氏春秋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

電爲鞭策雷爲車輪上游霄雿下出無垠 淮南子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以｜｜｜｜以｜｜｜｜｜於｜｜｜之野｜｜於｜｜之門

抱德煬和 淮南子古之眞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淮南子若夫眞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

太帝之居 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

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

疏圃懸圃 見上

奔月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

鳧浴蝯躩鴟視虎顧 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

經鳥申｜｜｜｜｜｜｜｜｜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兑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

與物為春 見上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 抱朴子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粕漬金為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

風馭雲軒 抱朴子仙人踏炎飆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龜息 抱朴子仙家象｜｜之｜

與天相畢延壽無極 抱朴子仙經曰服丹守一｜｜｜｜｜還精胎息｜｜｜｜｜此皆至道要言也

召神劾鬼 抱朴子又神仙集中有｜｜｜｜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

天仙地仙尸解仙 抱朴子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

虛謂之丨丨中士遊於名山謂之丨丨下士先死後蛻謂之丨丨丨

咽九華咀六氣抱朴子丨

丨丨於雲端丨丨丨於丹霞

還丹金液抱朴子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丨丨丨丨為大要者焉

九丹抱朴子丨丨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可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之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

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又辟盜賊虎狼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丹華見上

神丹柔丹寒丹見上

宕人水居梁母火化抱朴子｜｜｜｜｜｜｜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

正機平衡飛龜授袟抱朴子靈寶經

有｜｜｜｜｜｜｜｜｜｜凡三篇皆仙術也

紫文金簡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禹將仙化封之石函 見上

顧影含歡漱流忘味 抱朴子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者又難勝記也

石熟如芋子 抱朴子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子中以水煮亦立｜｜｜｜可食以當穀也

黃裳子 抱朴子或思脾中神名｜｜｜但合口食內氣名

乘龍駕

虎簫鼓嘈嘈 抱朴子侍從暐曄力士甲卒｜｜｜｜｜｜｜

鹿盧蹻 抱朴子若能乘

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

龍虎蹻

(見上)

謫守天厨

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三年

流霞一杯

抱朴子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

眼有方瞳耳出長頂

抱朴子若令吾｜｜｜｜｜｜｜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

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

咀吸寶華 抱朴子爾乃｜｜｜｜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兑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

履躡乾兑召呼六丁 見上

二山 抱朴子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袪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緬邈崔巍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阿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

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黄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

六甲行廚至

抱朴子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也

毛女

抱朴子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宫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宫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脱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入海求仙

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人

三神山 見上

羨門高誓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

｜不死之藥 史記秦始皇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

形解銷化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依於鬼神之事

金銀宮闕望之如雲 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爲｜｜｜未至｜｜｜｜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却老方 史記封禪書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見

上丹沙化爲黃金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丨丨可丨丨丨丨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

食巨棗大如瓜史記封禪書安期生丨丨

丨丨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史記封禪書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丨丨丨夜丨丨丨丨丨丨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

老父欲見巨公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丨丨牽狗言吾丨丨丨丨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

好樓居史記封禪書仙人丨丨丨

殊庭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丨丨焉

石閭史記封禪書丨丨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

仙人之閭也

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史記老子傳李耳｜｜｜｜｜｜｜

本師

河上丈人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號曰｜｜｜｜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陽子繊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騁乘｜｜爲御注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陽陵子繊阿月御也

偓佺 史記司馬相如傳｜｜之倫暴於南榮注索隱曰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

靈圉 史記司馬相如傳｜｜燕於閒觀注郭璞曰靈圉淳圉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圉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圉是也

淳圉 見上

青琴 史記司馬相如傳｜｜宓妃之徒注索隱曰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玉女而與之歸注正義曰

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噍咀芝英**史記司馬相如傳｜｜｜｜兮嘰瓊華**芝成宮闕**史記淮南王安傳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注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按薛綜曰振子童男女**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見上**獻令名男子振女**見上

枕中洪寶苑秘方漢書郊祀志大夫劉更生獻淮南｜｜｜｜｜之｜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不終**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之藥遣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

倒景見上

耕耘五德見上

黄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見上

穀仙漢書郊祀志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之術也按此王莽事

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漢書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而無怵惕於胸中

練臧適神漢書王吉傳吸新吐故以｜｜專意積精以｜

丨**赤精子** 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丨丨丨下教我此道

祠老子用郊天樂 後漢書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丨丨丨丨九年親祠老子于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丨丨丨丨也

託身於月 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丨丨丨丨是為蟾蠩

合金沙白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牀石白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即丨丨丨之丨

太平清領書 後漢書襄楷傳初順帝時琅琊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

丨丨丨丨丨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能作五里霧 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丨丨丨丨丨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

方回

支父 後漢書周磐傳丨丨丨丨壽神養和不已榮利滑其生術

毀壞房祀剪理姦巫 後漢書欒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上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丨丨丨丨丨丨丨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葉君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來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

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雙鳧見上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見上天下玉棺見上五禽之戲

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户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曰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壺中老翁

後漢書費長房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

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摩滓銅人 後漢書薊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青牛師 後漢書甘始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録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山圖 後漢書西南夷傳作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畧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所居焉

投數萬斤金於海 魏志華佗傳注辨道論曰甘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

養性服食 晉書

嵇康傳常修｜｜｜｜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神仙稟之自然 見上

石室素書 晉書嵇康傳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中見一卷｜｜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

石髓 見上

棲心絶穀 晉書郗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修黃老之術

葛仙公 晉書葛洪傳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

內學 見上

煉丹祈壽 晉書葛洪傳以年老欲｜｜以｜遐｜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

山煉丹 **天師道** 晉書何充傳于時郗愔及弟曇奉｜｜｜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一氣千息** 晉書許邁傳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餘｜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登巖茹芝** 見上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 見上 **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晉書殷仲堪傳能清言善屬文每云｜｜｜｜｜｜｜｜

煮白石晉書鮑靚傳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白羽扇晝水而渡晉書吳猛傳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觀者異之服細石子晉書單道開傳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如蟬蛻晉書單道開傳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耳五斗米道晉書孫恩傳恩字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

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爪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破魚得爪刀見上見西王母

謁東君交赤松及羡門宋書樂志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渾元若疾風游欻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見上絕人事游渾元見上參駕六龍游戲雲端宋書樂志淮南八公要道不煩丨丨丨丨丨丨丨乘白馬西行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胄令合仙藥藥成而未出火毒亮取井華水服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丨丨丨將數十人出關丨丨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按亮劉亮手自書章宋書羊欣傳素好黃老常丨丨

｜｜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飲符水**見上**柱下經二濠上篇七**宋書謝靈運傳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縢剖衷見｜｜之｜｜觀｜｜之｜｜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穨於道術**雲飛天居風行水息**宋書顧愷之傳神仙所序顯明修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

安在喬松之侶｜｜｜｜夷列之徒｜｜｜｜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兹景命**乘黃鵠**齊書州郡志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過此上也**若士神中琴高道外**齊書張融傳｜｜｜｜｜｜袖輕羽以衣風逸元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遁日以飛柯嶺四峯以蹤月**事黃老道解陰陽書**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為數術多效驗**質而精實而抑簡**

而幽 齊書顧歡傳佛教文而博道教丨丨丨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丨丨丨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丨丨丨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山中養鼠 齊書杜京産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丨丨丨丨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蘇生騎龍處靜駕鹿 梁書張纘傳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烟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導象丨丨丨丨而出入丨丨丨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髣髴其遂見亦往往而有焉

北燭神女 見上

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 梁書陶隠君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三茅君 梁書陶隠君傳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壇華

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太山錄事

南史沈僧昭傳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黄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令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黄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呪蛙

見上

聞虎嘯知有邊事

見上

勝悳作此州

南史齊始興王鑑傳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

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丨丨來丨丨丨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嘉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呼一部勝憙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

散髮黃衣 南史梁宗室昂傳徵為瑯琊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丨丨丨丨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惟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鵞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亢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印樹

樹枯 南史顧歡傳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丨丨丨即丨死

澗冰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南史鄧郁傳少

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襡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瑶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内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魏夫人 見上

青鳥既來期會至矣 見上

飛丹 南史陶隱君傳隱君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色如霜雪 見上

一眼時方 南史陶隱君傳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隱君末年｜｜有｜而｜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三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釋道部四

道下

家人筐篋中物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不可揚於王庭

神中錄圖新經　魏書崔浩傳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也

餐玉法　魏書李子預傳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因師之｜｜｜浩

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丨丨之丨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梢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

神王之宗　**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丨丨丨丨下在紫微為丨丨丨丨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峩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

見上

天官章本

魏書釋老志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丨丨丨丨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

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

化金銷玉行符勅水 見上

仙人博士 魏書釋老志大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 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

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甞覲其姨見興形貌甚彊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田謙之樹下坐算興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而近筭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但得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

生｜｜｜｜｜｜｜｜｜｜耳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壩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讁為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乃仙者謫滿而去

仙人成公興館 見上

雲中音誦新科之誡 魏書釋老志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

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二十卷號曰竝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已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牧土宮王

魏書釋老志奉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圭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元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眞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為竟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

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名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夫自典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

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

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授謙之見上恒岳仙人北齊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

開心符北齊書吳遵世傳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侯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

金科玉篆秘蹟元文周書武帝紀詔曰至道弘深混

成無際體色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分泒源逾遠淳離朴散形氣始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天書

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畧與佛經同以為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

凡八字畫道體之奧謂之丨丨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

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隋書經籍志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

剖環隋書經籍志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受洞元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丨金丨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

緜蕝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緜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説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緜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勑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黄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上章 見上

漢時道流無上天官符籙之事 隋書經籍志推尋事迹丨丨諸子丨書之丨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絶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

道月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丨丨也儒五星也

跨石梁而去 隋書徐則傳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名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色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齋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餌术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説導凢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元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懐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盖旣且騰雲空槨餘衣詎

籍墳壟但杖錫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容至宜延之於此然後｜｜｜｜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

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 見上

全眞 舊唐書高祖紀且老氏垂化本實沖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

神仙不煩妄求 舊唐書太宗紀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也

女冠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夏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尹喜故宅 舊唐書明皇紀陳王府叅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之｜｜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

置博士助教 舊唐書明皇紀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子號為通元真人列子號為冲虛真人庚桑子號為洞虛真人其四子著書改為真經崇元學｜｜｜｜｜｜各一員學生一百人

賜名摘盈 舊唐書明皇紀玉真公主先為女道士讓號及實封｜｜｜｜

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舊唐書憲宗紀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於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誠哉是言也君人者

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金籙道場

舊唐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名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

兩卷老子一軀天尊

舊唐書辛替否傳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視｜｜｜｜無欲無營不損不害

莫知甲子

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天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懵然｜｜其

飲堇汁

舊唐書張果傳元宗謂力士曰吾聞｜｜｜｜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齗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

金骨珠光

舊唐書葉法善傳詰

曰故道士鴻臚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勝氣絕俗貞風無塵｜｜外聳｜｜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

神仙宗伯 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之｜｜也

太上元元皇帝 唐書高宗紀乙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縣人宗姓給復一年

先天太后 唐書武后紀追尊老子母為｜｜｜｜｜

道舉 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

養和 唐書李泌傳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杖端有氣如煙 宋史方技傳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食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

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歴口

霞裾雲袂鞓鯉纓龍 宋史夏侯嘉正傳覩一異人於巖之際丨爲丨丨爲丨氷膚雪肌金玦玉珮浮邱羨門斯實其對彼丨丨之賢丨丨之仙乃吾之肩也

三茅上清 元史世祖紀以丨丨山丨四十三代宗師

黄金神仙符命 元史文宗紀鑄丨丨丨丨丨印賜許道杞祈禱有驗命别主道教

三山符録 元史張與材傳大德五年名見於上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丨丨丨丨

豹尾虎齒蓬髪戴勝 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丨丨丨丨而善嘯丨丨丨丨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崑崙九井 山海經海内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丨丨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丨丨以玉爲檻面有九

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

十洲 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丨丨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

養神芝 東方朔十洲記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丨丨丨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 東方朔十洲記瀛洲

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也

反魂樹却死

香 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

閬風元圃金臺玉樓

東方朔十洲記崑崙號曰崐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廻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戸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丨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丨丨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丨丨五所丨丨十二所其北戸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

紫水污衣過虞淵湔浣

郭憲洞冥記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

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讖一覽闇誦於口居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丨丨丨丨仍丨丨丨丨丨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褁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飴丹霞漿飲元天黃露見上

捶

虎 見上 脫布於樹布化為龍 見上 三洗髓五代毛 見上 負五嶽眞圖 郭憲洞冥記李克馮翌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郭憲洞冥記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日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行地無迹 郭憲洞冥記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帝聞其異徵焉

坐神龜 郭憲洞冥記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荊而讀書晝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裘｜一｜｜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

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黿以授吾吾坐黿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黿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黿以趣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 郭憲洞冥記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名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寧封常服此草於｜｜｜｜｜｜｜｜｜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欲往草中隔紅泉不得渡 郭憲洞冥記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

地食此草義和欲馭以手揜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此｜｜｜｜｜｜｜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縟以蛟毫織為縟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縟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折蝦鬚為杖　郭憲洞冥記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棲息之處焉丹嘗｜｜｜｜後棄杖而飛鬚化為丹亦

玉女投壺　東方朔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在海傍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𠻘噓矯出而脫悞

不接者天爲之笑

生不知老與天相保

焦氏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

||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爲門爲户

嚴遵道德指歸論老子之作也劾經列首垂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上經||卜智者見其經劾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

通乎數紀

見上

一如麋鹿一如鴻雁

嚴遵道德指歸論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識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真幹||||||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聞見

王子登

班固武帝内傳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宫玉女|||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

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
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
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元都阿
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名還使領命禄眞靈官也

紫蘭宮玉女 見上

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見上

仙靈方目可得瞻盼

班固武帝内傳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耶不審其｜｜｜｜以
｜否王母出以示之
曰此五嶽真形圖也

三光陸沈

魏伯陽參同契内以養
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
内照形軀閉塞其兑築固靈株｜｜｜｜温養子珠視
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
修幹立末可持一者
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偃月爐

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
作演易以明之｜｜法鼎
｜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
魂魄自相拘上弦兑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

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黄輿 魏伯陽參同契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壯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為歲月將欲訖毁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窻塵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于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除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温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絶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文武 見上

刀圭 見上

陽神日魂陰神月魄 魏伯陽參同契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内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鷄子白黒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見上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魏伯陽參同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布言順鴻濛三者既關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顔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氷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沸沸彼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汚穢細微得調暢

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流珠金華**魏伯陽參同契太陽||常欲去人卒得||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闔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首尾武中間文**魏伯陽參同契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匀陰火白黃芽銀兩七竅輔翼人贍理腦定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復幽元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籙天圖號真人**黃芽**見上**居月之旁其寒悽愴**王克論衛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

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日不飢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

色如桃華三輔黃圖漢武帝内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永絶穀八十餘年少壯｜｜｜｜一日與親知故人别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五彩囊盛柏葉露三輔黃圖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時祈禱焉

常致氣於關荀悅申鑒隣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受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是謂要術

存吾春荀悅申鑒夫物不能為春故侯天春而生人則

不然丨丨丨丨而已矣太陽之草名曰黄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張華博物志黄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黄精之益壽不亦惑乎萬民皆付

西王母張華博物志老子云丨丨丨丨丨丨唯王聖人眞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乘

青牛車過關皇甫謐高士傳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丨丨丨丨去入大

秦丨西丨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

隨老子二百餘年葛洪神仙傳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丨丨丨丨丨丨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

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債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

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隱遁仙人

葛洪神仙傳白石先生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人呼白石先生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

不求聞達者也

叱石變羊

葛洪神仙傳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丨曰羊起於是白丨皆丨丨為丨數百頭

見東海三為桑田

葛洪神仙傳麻姑至蔡經舉家見之入拜王遠遠為之起立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丨丨丨丨丨丨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去三尸

葛洪神仙傳必欲長生先丨丨

丨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

八公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丨丨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

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葛洪神仙傳八公使劉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

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也

黃櫨簡青玉函

葛洪神仙傳陰君自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閒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之｜漆書之封以｜｜之｜一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

青泥如髓

葛洪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

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流出｜｜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

病愈者使栽杏 葛洪神仙傳董奉者守君異侯官人也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

米成眞珠 葛洪神仙傳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産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皆｜｜｜｜｜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唾盤成魚 葛洪神仙傳樊夫人者劉綱妻也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鬭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中即｜｜鯉｜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

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牀脚下

繫虎牀脚 見上

青牛道士 葛洪神仙傳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遇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

簡松 干寶搜神記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干寶搜神記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

生羽毛騰青

雲

干寶搜神記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兮升｜｜｜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青烏銜符白羽畫江

干寶搜神記吳猛濮陽人仕吳為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臥屍傍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

餌飛魚

王嘉拾遺記仙人甯封食

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渠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

貫月挂星

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查亦謂｜｜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瞑矣

玉帳高會

王嘉拾遺記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

耳出於頂瞳子皆方

王嘉拾遺記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衣｜｜｜｜｜｜｜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玉牒金繩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編以｜｜貯以玉函老子曰更除其繁

案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存五千言**見上**血清骨勁膚實腸**

輕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行如處子｜｜｜｜｜｜｜｜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

芝田蕙圃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

金堂玉女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數百間｜｜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

斧柯已爛朽虞喜志林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遽歸鄉里已非矣

金雞玉犬任昉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鳴｜｜吠

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酈道元水經注

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也按今本十洲記無此語

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 酈道元水經注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去矣後爲大餘王驛使來甯北方人謂之謫仙也

子晉控鶴 酈道元水經注又發側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爲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

能忍寒暑 酈道元水經注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

丨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

酈道元水經注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退同入此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能後使鬼神而終同物化

乘赤鯉魚

酈道元水經注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丨丨丨丨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賣藥齊市

酈道元水經注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

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遣家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去後百餘年下丨丨丨丨也

鼠乃感激吐腸胃更生

酈道元水經注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丨丨丨丨以月晦日丨丨丨丨丨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壻鄉故水亦即名焉

問釣車所在

酈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為旋谿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中子安丨子明丨丨丨丨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

不談不對

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

酈道元水經注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

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顏非已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曰濟於郁洲者也

竊寶欲示世人梁即化如指 酈道元水經注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一｜｜以來｜｜｜｜｜｜｜｜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

化鵠履以 酈道元水經注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為白｜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虛寂自然無為為宗 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

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而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其二曰黄籙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大抵｜｜｜｜｜｜｜｜

屏風上立薰籠上行

李繁鄴侯外傳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

脩月户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

玉屑飯兩果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仙位有九 段成式酉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白誌見腹名在璠簡 段成式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闈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廻薗名在錄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元丘之相矣

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 見上

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 見上

求者投金環二雙石間

段成式酉陽雜俎句曲山五芝丨之丨丨丨丨丨於丨丨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眞御史

蟬化上品

段成式酉陽雜俎眞人用寳劍以尸解者丨丨之丨丨也鍜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歳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眞人位

十二試

見上

木鑽穿盤石石穿得神丹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傅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丨丨使丨一丨丨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丨丨丨丨

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

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二桃兆二年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廻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矣｜

元暉升樓

段成式酉陽雜俎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欝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

之曰｜｜何謂獨｜｜球樹下立覺少飢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廻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炭化玉女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為｜｜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湼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劍登其首斬之

龍宮仙方

段成式酉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

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丨丨有丨丨丨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悋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嵋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走入殿柱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元宗怒慢罵之公遠遂丨丨丨丨丨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礎中乃易礎觀之礎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

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帖月壁上朗若張燭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於｜｜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

天鐘天磬天鼓 段成式酉陽雜俎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辛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叩爲｜｜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婉衿 段成式酉陽雜俎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

脉望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

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白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流綠渠

蘇鶚杜陽雜編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浪洲去中國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蔕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蔕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霧之醑洲人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

闊一百步亦謂之｜｜｜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爍與眞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沈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是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踈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適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眞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眞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上令

謁者賚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 見上

淩風舸 見上

日光長數丈飛篆空中可屈千里 蘇鶚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可｜｜｜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糵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朱｜於｜｜則｜｜｜｜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能言漢武時事 張讀宣室志開元二十三年秋

元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㲉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脞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為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

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藴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傚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帝||眞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 張讀

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元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苑內後人共掌之太元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隷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

曰天上無愚惜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輙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置一杯水案上仍脱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衆大還丹多年色不移||||||||||慙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元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玉蘂院眞人降

康駢劇談録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瑶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

七八衣繡緑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黄衫端麗無比旣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廻謂黄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㬰烟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銷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瑶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蕣顔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緑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廻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蕊瓊枝滿院春羽衣輕步

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嬴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

康駢劇談錄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為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悞於巖嶂之間不覺迷行數日所齋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内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迨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廹於枵腹請以食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藕豆之狀俾於藥室

取鐺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甚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渴豈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此去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廬僕射馳味元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

名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吡白龍

杜光庭錄異記鄂州黃鶴樓前

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此｜者江中｜｜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瞑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

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

千齡葉萬椿鳴九皐修三田岑一峯 杜光庭錄異記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上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王曰高山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名答曰我等之名所謂｜｜｜｜｜｜｜｜｜｜｜｜｜｜｜｜｜｜｜｜｜｜｜｜也名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廻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

白日判陽夜判陰 杜光

庭錄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身居赤城名在絳闕 邵博聞見後錄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可往從之自然乃還授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賣墨 張邦基墨莊漫錄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九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悵恨不已必呂公也

吸初日光 蘇軾

仇池筆記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輙引首東望||||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

十賚 趙德麟侯鯖錄

少遊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本是盧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文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

與蛇虎雜居數十年顏鬢不少異 陸游南唐書陳曙傳

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不設窓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闚之者曙必自外來凡||||||||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名之不肯起後從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醉岳陽 鄭景望蒙齋筆談

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容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

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

過洞庭見上

買笈賣藥如韓康伯王楙野客叢書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淌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過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

綠毛覆體王楙野客叢書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

水仙王楙野客叢書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

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爲河伯婦

河伯婦 見上

吉人之津 譚子化書大人體物知自體自知神體神知眞是謂｜｜｜｜

正一 譚子化書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

蕩穢名五帝之氣伏尸役五星之精 譚子化書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名氣以母名子孰敢不至也夫｜｜者必｜｜｜｜｜苟名不至穢何以蕩｜｜者必｜｜｜｜｜苟役不至尸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爲珠玉之房 譚子化書大人節悲辛誠情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舍所以收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

魄藏魂藏 張仲才文始眞經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

者丨丨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丨丨之

如白壁 陶宗儀輟耕錄釋如黃金道丨丨丨儒如五穀

騎鶴化 陶宗儀輟耕錄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名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丨丨

借鶴 陶宗儀輟耕錄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丨仙丨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澄空昭揭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名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浴室有光昱然圓如初日 陶宗儀輟耕錄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嘗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

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奇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在水上|||||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碧落侍郎 林坤誠齋雜記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桉玉盤賜之後授官爲||||

種頃刻花 劉斧青瑣高議韓退之姪湘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爲續其詩載集中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詢